



歐陽漪榮被譽為空軍戰神。

進入噴射時代殊榮的第一人 致敬空軍戰神 歐陽漪榮

文／本刊編輯室 圖／本刊資料庫

曾駕駛 F-84 雷達式戰鬥機，在臺海上空擊落共軍兩架米格-17 型機，締造「七二一」馬祖空戰大捷，被後人視為空軍戰神的歐陽漪榮，日前病逝於臺中榮總，享壽九十歲。

被空軍尊為「進入噴射時代殊榮的第一人」的歐陽漪榮為廣東新會人，生於民國十九年，空軍官校三十二期畢業。歐陽先生有一半的德國血統，母親為德國人，父親曾留學德國留學。空軍官校畢業後，歐陽先生分發至空軍嘉義基地第四大隊，並於民國四十二年赴美國接受噴射機換裝訓練，隔年在亞利桑那州威廉斯空軍基地（Williams AFB）結訓。

民國四十五年七月二十一日，正執行日常任務的歐陽先生，在駕駛 F-84 前往馬祖平潭偵察機偵察時，遭遇共軍米格機迎擊，歐陽先生憑藉著優異的操控能力，獨力擊落共軍兩架米格-17，擊傷兩架米格-17，以一勝四，締造了空軍空前的戰績。這場遭遇戰被譽為「七二一馬祖大捷」，更讓先總統蔣公破格頒發青天白日勳章，表揚歐陽先生的戰功。「七二一馬祖大捷」是世界擊落米格機的最高紀錄，歐陽先生所創造的榮耀也讓人了解，中華民國空軍戰力是如何地壯大。

民國四十七年，八二三砲戰爆發時，美國於加州的喬治空軍基地，由六個飛官各飛一架雙座的 F-100 戰鬥機，經過七次空中加油，不落地直飛降落在嘉義基地。當時空軍總部決定將嘉義四聯隊換裝 F-100 戰機，並由美國教官帶飛，包括歐陽先生在内的十位種子教官學習操作 F-100，受訓兩個月通過鑑定考試，使歐陽先生成為中華民國空軍 F-100 戰鬥機的種子教官團成員之一。

民國六十一年，歐陽先生以上校退役後進入人民航局工作，擔任首位桃園國際機場副主任。退休後曾移民美國，後回臺擔任教會志工。回臺後的歐陽先生居住於臺中，投入教會慈善工作，每星期約莫有大半時間，都在中部各地老人院、榮家、少年感化院等地傳播福音。歐陽先生年少時保家衛國立下不世之功，功成身退後又盡心盡力行善於鄉里之間。從軍時，工械技巧，物盡其用，驍勇善戰；身退後，樂善好義，散播愛於鄉里間。

這位享譽海內外的「雷霆英雄」以其愛國的信念，奮勇抗敵，傳承空軍忠勇軍風，矢志捍衛國家安全的精神，足為永世的表率。

歐陽漪榮與他的好戰友 F-84 戰機合影。



歐陽漪榮身後受到國旗覆棺的至高殊榮。



↑父親劉龍鳳（中排左2）與黃埔軍校同學合影。（圖／劉智群）

我的父親劉龍鳳，黃埔十七期畢業，經歷抗戰及動亂戰爭，參加大小戰役無數。父親年輕時加入遠征軍，打過滇西騰衝之役，也參加過八二三砲戰，我就讀臺南空軍子弟學校小學二年級時，校長還在週會上朗讀爸爸由前線金門寄來的信，讓我驕傲又感動，深覺爸爸保家衛國，真是偉大！

父親參加過民國三十三年滇西松山戰役，那時他在遠征軍服役，大軍強渡怒江，翻越高麗貢山，來到滇西騰衝。騰衝的松山被約一千餘名日軍占領，並在地勢險要的山修築工事，居高臨下易守難攻。日軍常開戰車衝下山，到山溝取水，取完水後又退回陣地，雙方僵持兩三個月。一天，上級下令攻山頭，要求部隊晚上開始攻擊，天亮一定要拿下山頭！父親是砲兵連長，奉命將小山砲拉上對面山頭部署，山勢險峻，連拖連拉的馬匹都累到倒斃，最後山砲是由砲兵隊全體官兵硬是把它給扛上去，沒有耽誤攻擊時間。

砲兵在傍晚先射擊，砲擊完畢，衝鋒號響起，我軍殺聲震天，幾個小時後，終於攻上了松山，部隊在屍橫遍野的山頂集合，「這一仗我們打掉了一個師，連師長都沒有了！」父親說，滇西松山

戰役死難的九千餘將士，葬在雲南騰衝「國殤墓園」。父親當年只有二十四歲，弟兄們都是年齡相仿的年輕人，大家有滿腔熱血、忠肝義膽，不畏生死、前仆後繼達成使命，為國效命，令人感佩。

民國四十七年八二三砲戰爆發，我正就讀臺南空軍子弟小學，開學升上二年級，老師調查有誰的父親在金門？班上只有我舉手，老師特別帶著我用注音符號，寫了一封信給父親。很快地，在下星期一早上週會，校長朗讀前線爸爸來信給全校師生聽，我聽出是父親的回信，覺得驕傲又感動！

我長大後讀了軍校，也當了軍人，也曾與父親談論八二三砲戰情況。父親說，當時他是防砲營副營長，負責陣地所有事物，砲戰前氣氛就很緊張，父親就已督促所屬進行整備。砲戰開打時，營長在司令部開會，以電話下達作戰命令，舉凡火砲還擊、陣地修整、陣地變換、彈藥運補、傷亡後送、人員調補等，都由堅守陣地的父親負責。

經過每天密集地砲擊，敵砲打來，是砲聲震天、天搖地動、塵土飛揚；我砲還擊，還是砲聲震天、天搖地動、塵土飛揚；一個月多後的一天傍晚，父親吐出約半個臉盆的鮮血。他先被送到金門醫院急救，再由專機送回臺北空軍總醫院救治，出院後父親因傷退伍，離開了堅守的崗位。

我問父親八二三砲戰在前線挨敵砲時的心情？也會掛念妻兒嗎？父親說：「如果我被打死了，你們就去讀遺族學校（現為華興中學），國家會養你們長大！」、「守不住，大家全完了，你們也完了！」，參戰官兵是抱定「退此一步，即無死所」的堅定意志，貫徹「不怕苦、不怕難、不怕死」的黃埔精神，在父親與那一代的前輩身上所展現出犧牲奉獻的軍人魂，吾等後輩應永世效法。

【作者速寫】劉智群，中正理工學院六十三班電機系，通訊碩士、微波天線博士，教授。

保家衛國 父親展現黃埔軍忠魂

國防部連絡局 見證當年與美互動之密切

拜讀三月十八日《榮光雙周刊》榮民園地版，竟然發現了兩位我在國防部連絡局同事名字，李曉群女士尊翁李湘泉是我的同事，耿俊修先生在太康艦服役時的艦長池孟彬，後來擔任連絡局局長。國防部連絡局已經裁撤四十年了，就讓我這個老人來說說連絡局的歷史。

民國五十年我自軍官外語學校畢業，被分發到國防部連絡局，分派到第三組，當時李湘泉先生就在該組服務，且難得的是第三組十餘名同事中，我們兩人的籍貫同為南京，讓我這位後進備感親切，可惜他不久即調離單位，所以我們並未同事多久。

連絡局前身為國防部總聯絡官室，總聯絡官由空軍少將胡旭光擔任，該室改組為國防部連絡局後，胡將軍接任局長。當時連絡局與美軍顧問團辦公室均位於總統府三樓。連絡局下設五個組，分別負責擔任人事、情報、作戰、後勤、計畫次長室與美軍顧問團之間的聯絡工作。胡旭光少將的年資早該晉升為中將，但因美軍顧問團團長軍階為少將，基於雙方對等之關係，使胡將軍只能掛少將軍階。胡將軍於民國五十五年調離連絡局，被任命為駐美大使館公使，不幸於七十四年因心臟病在美去世。

當時我與美方互動甚密，胡旭光局長須經常伴隨總統蔣公身旁辦理聯絡事宜，坐鎮局內時間不多，局裡的兩位副局長負責處理，一位是陸軍上校溫哈熊，他是前立法委員丁守中先生的岳父，後晉升為聯勤總司令；一位是空軍上校汪積成，他是前副總統夫人連方瑀女士的舅舅。

父，也是南京人。

後繼任諸位局長分別為海軍少將池孟彬（現任海基會董事長李大維之岳父）、海軍少將白樹錦、海軍少將葛敦華、陸軍少將朱國勳、海軍少將曾治軍、陸軍少將馬忠義等。其中葛、曾兩位局長在我於民國四十二年調至永春軍艦時，擔任該艦中校艦長及中尉航海官。

約在民國五十二年左右，連絡局在總統府的辦公室由總統府收回，該局遷至寶慶路經合會大樓三、四樓，一、二樓由主計局使用，一樓並設有收支組，面臨懷寧街，我每月前往辦理儲蓄存款，十分方便。數年後連絡局又遷至博愛路博愛大樓。

民國六十七年中美斷交後，美軍顧問團撤離，連絡局縮編為總長辦公室連絡室，由最後一任局長馬忠義擔任主任。我於民國七十二年退伍後曾受聘至該室擔任核稿工作九個月。該室不久又被併入國防部情報次長室，於是國防部連絡局就此走入歷史。

連絡局局慶為五月一日，老同事們都會齊聚一堂，說往事相談甚歡，聚餐原由局長馬忠義少將召集，後因溫哈熊上將行動不便，馬忠義少將又罹患癌症，因此停數年。繼之由同事周懷之小姐繼續辦理，我每次都出席，直至四年前因骨刺行動不便方才停止參加，而在連絡局服務的十二年是我生平非常甜蜜的回憶。

【作者速寫】蘇承安，軍官外語學校英文班十一期畢。在國防部連絡局等軍中單位擔任翻譯工作二十一年，民國七十二年退伍後在民間公司及翻譯社工作約三十四年。

會誼聯仁同局絡連部防國年十八



↑民國 80 年在信義路聯勤俱樂部舉行之國防部連絡同仁聯誼會，蘇承安位於後排右 2。（圖／蘇承安）

徵文快訊

《榮光雙周刊》徵求榮民伯伯們的軍旅回憶。文長勿超過一千字，並請附上軍裝照片或與同袍團體照，照片請附說明，投稿請註明姓名、電話、通訊地址和作者簡歷。投稿請寄 email 至 glory@cee.com.tw，或郵寄至臺北市萬華區臨江大道二二三號五樓「榮光雙周刊編輯部」收。稿酬從優，一稿請勿多投，來稿恕不退件，投稿請自留底稿。

注：撰稿人同意獲採用作品以商訊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為著作人，且其著作財產權同時讓與予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（刊登於《榮光雙周刊》及電子報，並納編於輔導會專書等），並同意不行使（主張）著作人格權。

編按

本刊「榮民園地」所刊登之參戰見聞，因投稿者觀點、記憶、戰時難以確切紀錄等因素，與相關史實記載或有出入，內容不代表本刊立場。

因投稿踴躍，「榮民園地」以配合戰史、時令等相關主題的來稿優先刊載，其餘投稿會盡快安排刊登，敬祈見諒並耐心等候。

《榮光雙周刊》編輯部敬上